



台湾最强作者阵容
浪漫小说一网打尽

纤云肆

绿痕◎著

卷

喜欢上一个似浮云的女人，
是什么样的感觉？
应该是遥不可及，
却又令人忍不住想触摸吧！

(漱玉词阙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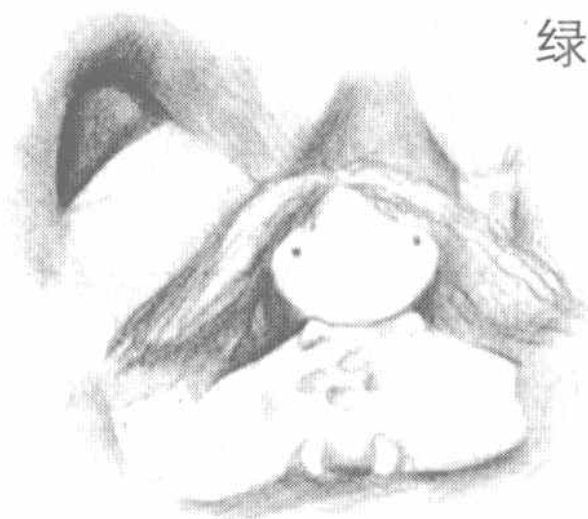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：珠雅

100

纤云肆卷

(漱玉词阙二)

绿痕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锦绣园/珠雅等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5. 12

ISBN 7 - 204 - 08314 - 8

I. 锦... II. 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60835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锦绣园 (第四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314 - 8/I · 1745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
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地来。

根据他老爹靳风眠的说法，他那些失散的弟妹们，应该全都是当今江湖上数一数二的高手，而又在大弟东方朔的口中得知在恒山这个地方，就有两个准备竞逐今年恒山盟主的准盟主北堂傲以及韩朝云。当靳旋玑怀抱着满满的期待而来到此地，原以为他只要登上恒山，然后直接去找他们两人认一认哪个是他的亲人就行了。可是才走到山脚下，这座巍峨又美丽的恒山，就把他的美梦敲得碎碎的，让他只能站在山下登山处的客栈前怔怔地发愣，并且无语问苍天。

“这座塞北第一山……”他虚脱无力地垂下肩头，“还真不是普通的广阔呀。”谁来救救他吧，他要在这座数来就有上百个小山峰的恒山，找到何年何月才能找到那两个人？

一道笑谑的男音，轻轻在发呆已久的靳旋玑耳畔响起。

“这座山有这么让人叹为观止吗？”还没看过有人能在见到恒山时，感动得这么捶胸顿足的。

靳旋玑的眉峰隐隐抖动，“不，我是在哀悼我将流的辛苦汗水。”他突然很恨愚公当年移山时，怎么会忘了要移这座山。

、“很美的景色是不？”站在他身旁的人抬首看了看美不胜收的山景一番，又淡淡地开了口。

他很想哀号，“是啊，而且还要命的广阔无边……”好不容易才来到了恒山，他却恐怕会在这座数不尽的山峰里找到白发苍苍，而且还可能找不到那两个北岳准盟主。

站在靳旋玑身边的陌生男子，突地拍了拍他的肩头，让自艾自怜不已的靳旋玑两眼无神地转过头来。

“你……是不是中岳盟主靳旋玑？”西门烈首先确认一下这个唉声叹气的男人，是不是他翻山越岭跑来所要找的正主儿。

“对，你是？”他倒不知这个跟他一搭一唱有一会儿的人是谁。

“我是你大弟东方朔花了大把银子请来的人。”西门烈亲切地朝他一笑，不经他的同意就拉着他走向前方的客栈，

“进去喝个茶吧，我相信只要跟我谈谈后，你就不会继续望山兴叹了。”

靳旋玃狐疑地看着这个有着南方人面孔的年轻男子，不知为何，打心底对他感到十分亲切，并且觉得他的那双眼眸好像是不知在哪看过。

“你是东方弟弟的朋友？”他那个死要钱的财奴弟弟，会肯花钱叫这个人来找他？这该不会又是来打着幌子想夺剑谱的人吧？

“我和他勉强可以说是朋友。”西门烈轻耸着肩，拉着他坐在客栈里的一角后，便对他自我介绍，“在下西门烈，西岳华山派，外号师爷，同时也是来拯救你的人。”

靳旋玃狐疑地皱高了眉头，“拯救我？”

“此次我来，除了是来帮助你寻失散的弟妹外，我还是来这帮你解决麻烦的。”西门烈递过一封信给他，“你不须怀疑我的来历，这是东方朔要我交给你的信函，你看过后就知道了。”

在确认过信中东方朔的字迹和内容后，靳旋玃稍稍对他放下了戒心，并且想向他请教一下他口中的麻烦为何物。

“我会有什么麻烦？”为了寻找亲人，他都已经解决过无数个大麻烦，这座山上还有什么能等着他？

西门烈理所当然地瞥他一眼，“你来恒山要找的人不是韩朝云和北堂傲吗？”

“对呀。”他用力点点头。

“那就是了。”西门烈两手一拍，为他们俩各斟上了一

杯香茗，“我就是来帮你解决那两个麻烦人物的。东方朔说，你一人绝对摆不平那两个讨厌鬼，所以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我才会大老远地跑来这帮你。”

靳旋玑直皱着一张脸，“他们两个……很难缠吗？”他还记得东方朔好像也很讨厌这两个人，可是就不知道原因为何，加上这个人又这么说，那他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两个他要找的人。

他淡淡冷哼，“整座北岳没人敢动他们两个，人人光是听到名号就避之惟恐不及，你说他们难不难缠？”

“你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韩朝云，恒岳派第三代弟子。”西门烈身于往后一靠，正色地开始说起，“武艺在师门中列排第一位，乃继承师门掌门的不二人选，不但被师门寄予重望，更是今年恒山最有希望竞逐盟主宝座的人。”

靳旋玑吹了吹口哨，“这么厉害？”乖乖，一个女人也能统领师门还竞争恒山盟主？

“北堂傲，卧北门第三代首席大弟子。”西门烈又道出另一人的资料，“不但传承了师门绝技卧龙刀法名扬天下，并被指定为下一任的掌门，而且也是恒山盟主最热门的人选。”

“看样子，他们俩不相上下嘛……”这两人会不会搞不好都是他的弟妹？武艺都这么好，那一定和他家优良的血统有关。

“一点也没错。他们连连打了数年，也从没分出过胜负来。”说完了官方说法，西门烈换了个表情，有点可怜地看着这个想要从这两人中寻找亲人的靳旋玑，“但他们俩并不只是武艺不相上下，他们的脾气还都一样的坏。”

靳旋玑的音调拖得老长，“脾气……坏？”怎么对面的

人表情突然变得那么可怕？

西门烈摇摇头，“先别说韩朝云了，单单一个北堂傲就够你头疼了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不就是个武功不错的年轻人嘛，这有什么好头疼的？

“北堂傲是有名的目中无人、随心随性，不但任何人都敢犯，就连他的师尊们也都礼让他三分，而整座师门的人更是没一个敢惹他。”西门烈说着说着，就把去找过北堂傲的人的下场报给他听，“举凡武艺稍好一点的人遇上了他，他不会给你任何理由，也不会去分什么对错或是青红皂白，通常他的一贯作风就是先用他的那把卧龙刀跟你打招呼，然后在你快断气前再问你找他做什么。”

靳旋玑呆若木鸡地望着他，对北堂傲与人打招呼的方式感到十分不可思议，同时在心底也深深地感到非常不安。

他咽了咽口水，“换句话说，只要我一去找北堂傲……”

西门烈摊摊两掌，“一旦找上他，你不只得先有和他拼上性命的准备，倘若你能在他的卧龙刀下活着，那你就更加不幸了，因为你还得跟韩朝云拔剑相向，然后再度浴血苦战一番。”

“韩朝云她为何……”该不会这座山上的人都是这么可怕的吧？无冤无仇的，她干吗要这么做？

“韩朝云已经追杀北堂傲很多年了，整座恒山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个是死对头，她不允许任何人杀北堂傲，谁要是敢抢她的宿敌，谁就是与她为敌。”那两个死对头的名声，以及非得拼出个胜负不可、不准任何人介入的怪事，不但早就传遍了北岳恒山，就连在其他地方也都是大名鼎鼎。

“还……还有这种宿敌的？”靳旋玑听得快瞪凸了两

眼，并且觉得脑袋有些昏眩。

放眼江湖上的人，若是生事结仇者，不都是把对方干掉就算是报仇雪恨了吗？有谁会去管仇人是谁杀的？怎么这两个人把江湖定律颠倒了过来这么不一样？为了对方这个老仇人，他们可以去结更多的新仇家，恒山这个地方的师门，到底是怎么教导徒弟的？

西门烈边说边点头，淡淡地看着他一脸的黑痴样，“就是因为有他们这种怪宿敌，所以整座北岳的人才不敢惹他们任何一个。”

“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仇怨？”靳旋玑甩去了满脑子的昏眩，非得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可。

“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仇。”西门烈懒懒地打了个呵欠，对那两人打架的原始起因感到挺好笑的。

靳旋玑愣愣地张大了嘴，“啊？”没仇？没仇还能当宿敌？

“听说北堂傲的师祖杀了韩朝云的师祖，韩朝云的师父为了报仇，也杀了北堂傲的师祖，然后他们这两个门派就这么结下仇怨了。”西门烈又知无不尽地再度把探听来的内幕消息倒进他的耳朵里。

“这关他们两人什么事？”上上一辈和上一辈们的仇怨，古早得都可以化成灰了，那两个人干吗还那么拼命？

“没听过父债子还吗？师门也是如此的。”西门烈不屑地睨了他一眼，又把他当成不会用脑袋的傻子来看，“师父们的旧仇，当然得由徒弟们来承担，这就是他们两人年年打、时时斗的原因。”

“听你说了老半天……”靳旋玑百思不解地抓着头皮，“这些跟我要找弟妹有关吗？”这个一来就恐吓他的师爷，吓他也吓了好一阵子了，可是这跟他寻亲的目的有切身的关

联吗？

西门烈翻了翻白眼，愈看愈觉得这个嵩山盟主还真是孺子难教也，这家伙真是精明无比的东方朔的异母哥哥吗？要是说的事情没关联，他干吗要在这边长篇大论地警告？他是怕这个笨家伙会呆呆地上山去找人，然后莫名其妙地被某两人联手大卸八块。

“当然有严重的关联。”他闷吐出一口气，“如果他们其中一人是你的亲人，那么你就得一并摆平另外一个人才有法子顺利认亲。”

靳旋玑小心翼翼地假设，“倘若韩朝云是我的妹子呢？”既然他去找北堂傲会让韩朝云翻脸，那他直接去找韩朝云不就结了？

“那你得先打败北堂傲才有可能带走韩朝云。”他慢条斯理地呷了一口香馥的热茶，有点同情地看着对面满脸笑意瞬间都垮掉的人。

靳旋玑很可怜地大叫：“为什么？”老天是认为他寻亲之路不够坎坷吗？为何要这么为难他这个万里寻亲的兄长？

“因为北堂傲的心态也和韩朝云相同，他同样也不允许任何人抢走他的宿敌，谁要是敢动韩朝云一根寒毛，谁就准备倒大霉。”反正不管他去找的人是哪一个，他都得排除万难一口气先打倒两个人就是了。

靳旋玑开始感到忧心忡忡，“如果……北堂傲是我的弟弟呢？”

他的眼间又写满了遗憾，“真是这样的话，你就要有随时都有可能家破人亡的心理准备，因为韩朝云奉命一定得杀了北堂傲，然后顺道杀了他所有的亲人。”

靳旋玑讷讷地张大了嘴，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个专门来跟他报坏消息的人。如果这个西门师爷说的是事实的话，那他

不就单独找这个不行，单独找那个也不可以？若是两个一起找，他还有可能无端端地被人联手砍死？这叫他怎么去找亲人嘛！

西门烈在他的脸色愈变愈青白、已有大出血之势时，再接再厉地说出另一个让他更想吐血的消息：“很不巧的是，北堂傲也被师门授了相同的命令。”

这么说，不论他是认了哪一个做亲人，他还得外带多认一个仇人就是了。

他开始猛打寒颤，“我突然很希望他们两个都不是我的亲人……”不……不要吧，他不要性情这么激烈又这么具危险性的弟弟或妹妹。

西门烈却对他笑得坏坏的，“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，你要找的亲人，很可能就是他们俩其中之一，这座恒山上，没有其他的可能人选。”

无计可施却又不能躲、一定得去找那两人的靳旋玑，头晕脑胀之际，实在是想不出该怎么解决那两个麻烦人物，于是他只能把西门烈看成是眼前的惟一浮木，紧紧握住他的双手，完全把他当成此时解灾消厄的救星来看。

“西门师爷，请问你有何妙计可助我认亲？”难怪东方朔怕他搞不定要派人来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要拿那两个人怎么办！

“计划嘛，是有一个。”他缓缓地摩搓着方挺的下颌，两眼灵活地转动了起来。

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靳旋玑连忙拉长了双耳，屏气凝神地望着他。

西门烈相当有把握地朝他伸出一指，“只要你能解开他们的仇怨让他们化敌为友，这样即使认了亲，往后你也不会有麻烦更不会有后顾之忧。”

“化敌为友……”靳旋玑愈听愈怀疑，剑眉也吊成两座小山高，“可能吗？”让两个势同水火已经打了数年，脾气都差不多的两人做朋友？这不就跟把两头想咬死对方的老虎放在同一个笼子里没两样？

“再不可能的事我也会把它变成可能。”西门烈不像他那么悲观，反而是气定神闲地咧大了笑容，语气里尽是信心满满。

“你？”靳旋玑忍不住仔仔细细把他打量过一遍，就不知这位受聘而来的师爷到底有多神通广大。

“收了东方朔五万两白银受托来此，我一定会帮你办妥这桩事，你只要乖乖地照我所说的去做就成了。”开玩笑，他所接的案子哪桩不是圆满成功的？他可是很有职业道德的。

靳旋玑半信半疑地问：“你有什么好主意？”

西门烈含笑地朝他勾勾手指，附在他耳边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阵后，就见靳旋玑的脸换上了五颜六色，并且愕然地瞪大了眼。

“喂、喂……”他忍不住推推那个提供计划的主使人，“你确定？”这种听都没听过的和解方式会有效？

西门烈朝他眨眨眼，“这是惟一可行之计，做不做就随你了。”

“这主意……不会砸锅吧？”一想到计划的全盘内容，他就不禁有些担心。

“本师爷办事，你大可放心。”西门烈得意地拍拍胸坎向他保证，“我会全程监督进行，直到事情大功告成为止，倘若我失败了，我不但会把五万两退还给东方朔，我还会再退他五万两当成致歉的费用。”

“你……真的行吗？”听他说得这么有把握，看来他是

真的很有看头？

西门烈只是微微扬高了两眉，“我这个人呢，不但做人信用保证、办事品质可靠，而且任何进了我袋子里的银子，还从不曾有任何一文再出去过。我绝对有法子短期内，帮你把一个亲人弄到嵩山去认祖归宗！”

受到他的信心和保证的激励，本来还不怎么有把握的靳旋玑也感染了他的士气，决心就用这个特异的方法来摆平那两个难以搞定的北岳准盟主。

靳旋玑用力地与他击掌交握，脸上漾着与他一模一样的笑容。

“冲着你这句话，就照你说的办！”他相信，在这场耐力赛中，他们俩一定能够胜过那两个准盟主！



与西门烈商量好如何进行认亲大计后，靳旋玑就与西门烈兵分两路，一个负责去张罗计划的准备事项，一个则上山去找那两个待寻的准盟主，好将他们两人拉进已设好的局里。

负责找人的靳旋玑，进行得没有西门烈顺利，自他踏上了恒山以来，他沿途向人询问可有人知道那两个人在哪，可是他得到的，不是有人脸色苍白地落荒而逃，就是有人拼命朝他摇手说不知道。而在他想找这两人的消息传开来了后，这座山上所有的人，一见到他之后都纷纷不给面子地闪避逃逸，根本不给他开口问话的机会……

挫折不已的靳旋玑实在是搞不懂这些人急于逃命而去的原因，那两个人也不过就是武功好了一点，脾气怪了一些，而这真让他们感到这么可怕吗？

在恒山上找人问路寻人了数天之后，靳旋玑终于逮到一名长年驻守在山腰的守山人，自他的口中问出了那两个让众人惧怕的对象是躲在这片山头的哪里，并照着守山人的指点，千辛万苦地攀上恒山的最高点——没人敢上去的问剑峰。

靳旋玑大气喘个不停地趴在问剑峰峰顶远处的一块大石上，没好气地抬高眼皮，看着前方正打得如火如荼的两个人，“终于找到了……”他吐着舌摇摇头，“不过就是切磋个武艺嘛，没事干吗爬得这么高？”在这地方打，风水就会比较好吗？

兵戎交接的猛烈撞击声，呼啸震天地回绕在峰顶上，阵阵直震击得让人耳际嗡嗡作响，淡薄的云雾间，刀剑交绽出闪亮的火光，浅浅地映晕在你来我往的两个人脸庞上。

靳旋玑眼界大开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似是有深仇大恨的人，剑剑不留情、刀刀不留退路地迎向对方，仿佛置生死于度外般地全力一搏，在他们那激烈的攻势下，倘若任何一人只要稍一分神，恐怕马上就会出现死伤。而他们一个纯熟得完美无瑕的剑法，一个看也看不清也难以拆解的刀法，令他猛然发现，他们还真有让恒山众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本钱，也莫怪西门烈会对他一再地叮咛遇上了他们要小心。

韩朝云深厚的剑气，在北堂傲跃开后，一剑夷平了他四周的巨岩和草木，犹未及换息喘气，她蓦地纵身上跃，腾空之际迅速回身直下，单手握紧手中的浮雾剑，倾尽全力地朝下方的人劈下重重一剑。

北堂傲一手握着刀柄、一手托持着卧龙刀身，奋力抵挡住她的力道，并以足牵制住她的步踪，将她困在原地与他的力气抗衡，不让她的长剑有施展的空间，而紧紧相交的刀剑，架横在他们两人的面前。

纷乱的气息拍扑至朝云的脸上，她定定地凝视着他的眼瞳，素来苍白的小脸，在激烈的打斗后漾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，令近在咫尺的北堂傲嘴角缓缓地上扬，抹上了一朵理不清的笑意。

就在他们两人僵持不下的这个时分，首先发现峰顶上还有个第三者的北堂傲，刀势突然一转，飞快地挑起地上一颗碎石，并将它射向靳旋玑。

“我闪！”偷窥的靳旋玑敏捷地避过了那颗碎石。

朝云疾射而出的另一颗碎石也马上跟随而至。

“我再闪！”没把这种随地取材的暗器看在眼底的靳旋玑，又轻轻松松地偏闪而过，但就在他得意地咧大了笑容时，两颗同时袭来的飞石马上把他的笑脸打歪。

被砸得结结实实的靳旋玑，痛得龇牙咧嘴的，直抚着左右两颊哀哀低哼。

“没闪过……”太、太准了吧？他们是想让他毁容呀？

朝云和北堂傲交换了一下目光，动作一致地将手中的兵器指向这个敢上问剑峰坏他们好事的人。

“两位……”靳旋玑揉着有点变形的脸庞走出巨岩后，有点害怕地出声打扰，“可以请你们稍微冷静一下吗？”

飞来闪去的刀光剑影，立即来到他的眼前，让夹在他们两人中间的靳旋玑，不但看得有点眼花，还得被迫出手同时对付他们两人。

他忙不迭地想喊暂停，“慢、慢着……”妈呀，还真如西门师爷所说的，这两人真的都是不问理由就先砍了外来者再说。

“你来恒山做什么？”朝云首先打破沉默，对这个身上带了本名满天下的《旋门赋》，因此而家喻户晓的男人眯细了一双美眸。

北堂傲也挥着长刀冷淡地问：“《旋门赋》在你身上？”

“是在我身上没错，但我今日来是……”靳旋玑连话尾都还没来得及说完，就忙着闪躲他们又同时朝他劈来的长刀和锐剑。

朝云的一剑险些削去他的耳朵，他方躲过，北堂傲的长刀就差点让他的鼻子和脸蛋分家，赤手空拳面对着这两个来势汹汹的恒山准盟主，靳旋玑只好边躲边叫。

“你们……你们就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吗？”这算什么宿敌呀？未免也太合作无间了吧？目标一致就算了，居然连动作也都差不多。

只对他说过一句话的朝云，在北堂傲一点也不客气地举刀攻向靳旋玑时，她索性也惜言如惜金地闭上了红唇，专心地应付起靳旋玑，希望能早点把这个外人打发走别来阻碍她。

“等一下！”靳旋玑慌慌张张地大叫，“先告诉我你们哪个人可能是我的亲人？”就不能让他先搞清楚对象吗？不然若伤了他们任何一人，他就可能伤了他亲爱的亲人。

他们两人都没空理会他的废话，而靳旋玑便天真地认为，他们的沉默就等于是默认。

他很想一石二鸟，“都不说话，那就代表两个都是了。”脾气坏不打紧，武艺都这么好，不认起来做亲人就太可惜了。

“《旋门赋》拿来！”北堂傲朝他的胸口探出凶猛的一掌，志在夺取那本他老早就想得到的剑谱。

靳旋玑反而先开起条件：“叫声哥哥我就把《旋门赋》传给你。”

“少臭美。”北堂傲的语气间充满了鄙视。

“交出剑谱！”不愿北堂傲拿到剑谱的朝云，也忙不迭地出声，丝毫不让北堂傲抢得先机。

靳旋玑也很一视同仁，“想要剑谱先叫哥哥。”

她不屑地睨视他，“我爹娘没生过你这种不要脸的人。”

“你有爹娘？”他眼底闪过一丝遗憾，依然不死心地追问：“是你的亲生父母吗？有没有可能你是捡来的？”

“你敢侮辱我的双亲？”朝云水盈的眸子瞬间变得很危险，攻势也变得愈来愈凌厉。

以一敌二的靳旋玑，在与他们拆了近百招后，不但觉得愈来愈招架不住，也觉得这种打法实在是太不公平了，尤其这两个人又都这么不好说话，他干脆收拾起玩笑的心情，全力施展出拿手的真功夫，出手如闪电地伸出两指一左一右封住他们的穴道，将他们两人定住不动，不能再联手欺负他这个可怜人。

“先歇会吧，都喘口气。”他边扇着凉风边朝他们摆摆手，“你们实在是太难搞定了……”

因他的身手而有些怔愕的北堂傲，没料到靳旋玑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人，居然弹指之间就能制服他们两人，一股熟悉的心火，缓缓地开始在他的心中蔓延，非得打倒比他更强者的念头，激起了他无穷的斗志，更加坚定得到《旋门赋》的信念。

“来来来，我先认一认长相。”休息够了的靳旋玑，自怀中掏出一面铜镜，马上利用时间想完成他认亲的基本手续。

朝云冷漠地看他一手抬起她的脸蛋，左顾右看地专心研究起她的相貌，并频频看着镜中的自己来比对，她试着想动，可是不听使唤的身子却无法让她如愿。

“嗯……”靳旋玑直皱着眉心，“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”虽然这个女人是很美、功夫也很好，可是她怎么看就像个道地的北方人，再怎么在她花样般的小脸上找，也找不出像是有南方血统的地方。

北堂傲的双眼，在靳旋玑不规矩的大掌抚上朝云的面颊时，蓦然显得十分肃冷带有杀意，当靳旋玑一回头时，马上被他给瞪得冷汗直流，但脸皮很厚的靳旋玑立刻换上了一张笑脸，仔仔细细地打量起他的样貌来。

“北堂公子，你不觉得咱们俩……”他以镜子同时照着他们俩相似的脸庞，“长得有点像？”轮廓像、身材像，就连口音也像，尤其是那一双眼，更是像得如出一辙，他是亲弟弟的几率真的有点大。

北堂傲冷冷瞟他一眼，一脸的不以为然，而且似乎是不耻于他的这种说法。

“好吧。”靳旋玑把铜镜一收，改而扳扳两掌，“长相这个依据不可靠，也没个准头，接下来只好照老法子搜身找证据了。”

朝云在他伸出两手想朝她这边靠过来时，用一双美目狠狠地瞪着他，浓浓的警告意味，让靳旋玑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。

他告饶地举高两手，“好好……别瞪我，我先搜他的就是了。”

出乎意料的，北堂傲倒是很合作地任靳旋玑在他身上搜来搜去，并在靳旋玑自他颈间搜出一条金锁片时，心念一转，坏心眼地挑了挑剑眉。

“这块金锁片……”靳旋玑喜出望外地向他求证，“你该不会是捡来的吧？”身上能够有这块刻有他老爹人名的锁片，正是身为靳家人最正确的指标。